內閣楊廷和主議欲以世宗爲孝宗嗣繼孝宗統今儀
制郎中余才具儀請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次日百
官于文華殿朝畢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命即從行殿
受箋由大明門入是日日中登極遂詔天下以明年爲
嘉靖元年
詔褒錄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及論江
西討宸濠功
燧等死節阻於奸倖久未褒贈至是燧贈禮部尚書謚
忠烈叙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逵贈副都御史加
贈禮部尚書謚忠節叙其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燧
逵俱立祠江西祀之○時楊廷和自以擁立有功竊柄

作威素與吏部尚書王瓊不相合而王守仁復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者皆王瓊爲兵部之功也廷和大不悅故守仁久不議賞至是上録其功封守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守仁連章辭免以謂該部有調度之功未蒙褒録臣不言是掩人之美矣廷和竟寢不行且以賜宴勞費爲詞嗾言官論沮守仁因不得至京雖封爵賜號而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蔭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孺陞布政使德孺死于水珣璉卒被斥紀功御史伍希儒謝源皆考察去守仁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録諸勤王者功終格不行

遣回夷寫亦虎仙送法司問○下吏部尚書王瓊于獄謫戍起彭澤爲兵部尚書李昆爲兵部侍郎陳九疇爲副都御史巡撫甘肅

陳九疇原論寫亦虎仙謀反坐死時寫亦虎仙與失拜烟荅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突入長安左門稱寃下錦衣衛會同三法司訊脫寫亦虎仙死適武宗幸會同館寫亦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得見上賜國姓隨上南征至是詔錦衣衛拏送法司查照原擬開奏定奪廷和又令科道官劾瓊遂票旨以瓊勾引奸夷欲令法司因此中傷之法司以科道劾本原無勾引奸夷事且事干夷情關係重大不敢從廷和怒法司乃以米兒馬黑

麻火者馬黑木皆與寫亦虎仙罪同論死竟與瓊無干。
御史楊秉中與彭澤同鄉素厚見瓊係獄兼承廷和風
旨上言瓊害澤致罷免乞罪瓊起用澤廷和票旨取澤
赴京爲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
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瓊謫戍邊寫亦虎仙死獄
中。
改石珤爲吏部尚書尋兼學士仍掌詹事府事以喬宇爲
吏部尚書。
時給事中史道劾楊廷和爲漏網元惡彭澤附廷和奏
乞治史道罪吏部尚書喬宇以道巧詆廷和乞下吏治
遂下道錦衣衛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桂御史曹

嘉相繼論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狀同奏啟南北科道
亦交章論劾彭澤阻塞言路時廷和廻避蔣冕毛紀票
旨調曹嘉外任知縣令喬宇外補于桂淮安知府有太
常卿楊一瑛者阿奏廷和時望所屬而史道首開誣詆
之源于桂導其流曹嘉揚其波懇留廷和以慰中外之
望蔣冕票旨令廷和速出視事廷和聞給事中閻閎與
曹嘉史道相合仍令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簠劾史道
曹嘉閻閎危疑忠良變亂國是廷和票旨再謫史道陝
西金縣縣丞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閻閎已陞僉事遠竄
雲南蒙自縣丞給事中孟奇御史吳鎰等十九人相繼
論救史道等廷和皆票旨責之時稱史道閻閎曹嘉爲

館中三傑楊廷和蔣冕毛紀爲閣中三黨云

上大行皇帝謚號

尊謚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廟號武宗

內閣梁儲致仕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袁宗皐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太學士入閣辦事尋卒○丙午遣司禮監太監秦文等捧箋奉迎毋興獻王妃于藩邸○戊申命禮部會議興獻王主祀稱號

禮部尚書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取文獻通考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時會試中式舉人張璁即詣禮部侍郎王瓚具論皇上實入繼大統非爲人

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瓚然之廷和遂令言官指摘瓚失調南禮部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五月癸丑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立楚孝王孫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皇上入繼大統宜別立興獻王後以主祀事宜令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襲封奉祀又稱號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繼仁宗時知諫院司馬光議曰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毋爲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以爲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頤論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毋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毋此天

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今皇上既入嗣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告興獻王上箋興獻王妃俱自稱姪皇帝名崇仁王爲興獻王後宜改稱興獻王爲考興獻王妃爲母益王稱叔父益王妃叔母議上上曰父母可移之乎此事體重大其再議丙寅禮部尚書毛澄等又議興獻王繼嗣以崇仁王襲封皇上稱興獻王曰皇叔父大王自名尊崇至矣因録宋程頤議以上上復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丙子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上言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六月甲申毛澄等仍上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皇上恩德無比傳所謂有父道焉者特以兄弟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孝廟而上禰祖曾高以次加稱興獻王雖於皇上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諸孝廟者稱之因録魏明帝詔以上留中不出

賜進士楊惟聰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既賜進士第楊廷和主選庶吉士遂以濮議試題希旨者多入選忤者斥爲奸邪自是無敢異議者

召前戶部尚書韓文以老疾辭遣行人齎璽書存問之○詔陞章懋爲南京禮部尚書仍致仕令有司以時存問○

起何瑭爲山西提學副使以居憂不赴任○詔追贈取用

正德十四年諫官

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遊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

諭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陞用之

詔革冒濫軍功官職

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

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

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

斬馘之列又復巧立别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爵執旗

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

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

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難以枚舉於是中官弟

姪如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先封伯

爵與加陞都督都指揮者數十人俱查出追奪誥券削

爲編民其餘巧立别名陞授職級者凡三千一百九十

九員名盡行革退積年宿蠹爲之一清

七月庚戌觀政進士張璁上大禮疏

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

養伏惟皇上順天應人嗣登大宝乃即勑議追尊興獻

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毋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

能自已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

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

爲皇叔毋興獻大王妃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今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爲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于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爲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毋之國哉臣厠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爲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于宮中是明爲人後者也故

師丹司馬光之論施于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七年比于崩殂而廷臣尊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孝宗興獻王兄也興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興獻王長子也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

無疑也。今聖毋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況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皇上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强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爲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毋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毋不失其爲毋矣。夫人必各本于父毋而無二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虛已宏大。疇咨衆言。倘以朝議爲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爲利。而自遺其父毋。疑非永言孝思。思維則之謂也。臣切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臺

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于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于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于不忠又豈敢昧于自獻以誤君于不孝惟聖明體察疏奏上覽之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何得虧朕楊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遂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甲子召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至文華殿賜手勑

勑曰卿等所言皆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毋興獻皇后祖毋康壽皇太后廷和退而上言皇上聖孝本於天性臣等雖愚夫豈不知禮謂所後者爲父毋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毋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勑

於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王溱等又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復奏興獻王尊號未蒙聖裁小大之臣皆疑陛下垂省張璁之說耳陛下以興獻王長子不得已入承大統難拘長子不得爲人後之說璁乃謂統嗣不同豈得謂會通之宜乎又欲別廟興獻王于京師此大不可昔魯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非正也如廟興獻王于京師在今日則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魯僖躋閔之失乞將張璁黜罰奏入俱

命禮部議八月丙午尚書毛澄等仍議給事中朱鳴陽御史王溱等皆欲皇上早從原議葢有見于人情天理之公斷不容以私意有所改移而爲初政累也又議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璁建議之偏若與仇者豈得已哉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群疑宜將張璁戒諭不聽

八月癸酉聖母至通州

上以聖母將至命禮部具儀初議由東安門入再議由大明門左門入上斷由大明中門入謁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璁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上又命備駕儀奉迎聖母禮部奏請用王妃鳳轎儀仗上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奉迎癸酉聖母至通州聞朝議以上爲慈壽皇太后子曰安得以我子爲人之子乎及從駕內諸臣迎見聖母曰爾輩今已極寵榮何與獻王尊號猶未定也時聖母將入謁見奉先等殿先是上欲命所司製皇太后服奉迎既而思之曰朕聖母未正尊號恐未可遽服見祖宗也又熟思之曰朕既奉天命即天子位朕母何不得具皇太后之服乎遂製造如禮往奉迎焉

丙子復命內閣詳議大禮稱號

上諭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曰朕受祖宗鴻業爲天下

君長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爲朕申其孝情廷和等上言聖諭令臣等委曲折中以申孝情切念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四方觀聽議之不可不詳處之不可不審必上順天理下合人心祖宗列聖之心安則皇上之心始安矣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議皇上念興獻王嗣緒無人徽稱未定特勑內閣元臣委曲折中臣等一得之愚盡于前議揆量事體使宜于今而不戾乎古協乎情而無悖于義容勿之地有謀猷焉腹心之臣有忠愛焉非臣等有司敢專也時上以聖母不入涕泣啟慈壽皇太后避位躬奉聖母歸藩群臣惶怖尚無

敢言朝議之非張璁復著大禮或問於十月己卯齎至左順門楊廷和知之令修撰楊惟聰偕庶吉士十餘人沮之曰是必欲與內閣爭耶臣璁曰內閣誰爲爭者焉有爲禮使君上毋子不得相接者乎遂上疏曰臣叨逢聖明議當代典禮爲萬世法程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致皇上恩紀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夫帝王中天地而立爲三綱五常之主而廢大倫豈小故哉臣不得已乃據禮書別異同明是非上塵聖覽然非臣一人之見凡有識者所共知也間有一二臺諫不能開陳又從附會交章擊臣目爲諂諛詆爲希進由是有識之士雖有章奏已具皆鉗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

世公議阻于上聞祇見臣說孤立似一人之私也夫禮以非禮爲非而非禮亦以禮爲非此臣所以不能自已於言也唐陸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臣愚雖未之學也其不敢負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實臨之也伏惟皇上聰明仁孝理無不燭必將從衆議乎則衆未見其可將違衆議乎而謙抑之心未必肯遽違者也臣切謂非天子不議禮願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毋不正之名決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皇上大孝之心欝欝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録與或人問荅之詞以聞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皇上宜考孝宗而以與獻王爲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爲言者何也臣答曰此璁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也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此璁甚不得已者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共王之子爲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爲嗣則哀帝英宗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爲人後者也故當時師丹司馬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近矣今孝宗皇帝既嘗以祖宗大業授之武宗但知武宗爲之子也武宗嗣位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武宗無嗣孝宗未嘗無嗣也且孝宗賓天之日我皇上猶未之誕生也是孝宗固未嘗以後托也武宗賓天之日我皇上在潛邸也是武宗未嘗

托爲誰後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者矣今者必欲我皇上爲孝宗之嗣承孝宗之統則孰爲武宗之嗣孰承武宗之統乎竊原孝宗既以大業授之武宗矣其心豈肯舍已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統乎武宗既以大業受之孝宗矣其心豈肯舍已之父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議也二宗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者也知孝宗與武宗之心則知興獻王與我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我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武宗之後以承祖宗者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也又嘗三復勸進之

箋矣曰以憲宗皇帝之孫繼孝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由前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武宗也是武帝雖無嗣而有統矣由後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孝宗也是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也夫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謂之統則倫序可以時定謂之嗣則天恩不可以强爲矣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義而必以爲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父子相承厥有常序曾有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此統所以與嗣有不同也問者曰議者謂武宗以大業授我皇

上有父道焉故皇上執喪盡禮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又謂我皇上既兄武宗自空父孝宗茲言何謂也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强爲也方武宗賓天群臣定議以迎我皇上也遵祖訓也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孝宗兄也興獻王弟也獻王在則獻王天子矣有獻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果若人言則皇上於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於孝宗伯姪也亦謂之父子也於興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而可乎問者曰我皇上嗣興獻王藩王也今嗣大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況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孝宗於我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我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爲父子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孝宗不果於無後乎臣答曰孝宗有武宗爲之子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者不念無嗣之武宗而重念有嗣之孝宗者何歟茲果孝宗之無後乎抑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我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

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孝宗之統傳之武宗武宗之統傳之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也哉問者又曰子必以我皇上不當考孝宗豈以興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益王子崇仁王考興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爲也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興獻王是強爲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興獻王不得子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爲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可乎問者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享祀興獻王也則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則我皇上將不可入繼大統矣臣答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是謂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繼大統也程子曰禮

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固嘗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皇上爲興獻王長子遵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爲繼統非爲繼嗣也設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統有不得爲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今衆者也子獨以爲不足徵者何也臣荅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爲此詔以防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爲太子厥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璁曰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爲興獻王別立廟于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乎臣荅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以離其父者也今夫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於正統者也問者又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以魯桓僖公之災且謂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荅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群臣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爲

興獻王立廟所以稱禰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興獻王主于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乎不其謬哉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臣答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祭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者也立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禹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以堯爲父乎瞽瞍爲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爲父乎以鯀爲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皇上之心而已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也今尊崇之禮未定覃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與未授者固已有先後得失之心矣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誠也何獨至於我皇上而疑之而使君之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是愛君不如愛已也問者曰或以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臣荅曰此膠崇仁王爲後之說者也以崇仁王嗣興獻王則不可奉迎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天子之母也爲天子之母襲王妃之號則朝廷之相臨宮闈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爲天子母爲臣妾竊恐我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矣問者曰

以漢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以爲可法者何也臣荅曰此不知正踵其非者也聰嘗按其故昭帝亡矣又立昌邑王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昭帝后而已固未嘗知其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當時有司奏固執爲人後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稱之曰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爲父而以史皇孫爲兄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爲之子有哀帝平帝爲之孫凡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篡立漢祚既滅而光武中興乃猶嗣元帝可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亦固執爲人後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別爲南頓君立廟稱皇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爲父而以南頓君爲叔也天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既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辯故其弊必至於此耳然則使二帝寡恩而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以俗儒之說悞之也是尚可爲法也哉問者又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荅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案判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

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荅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子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然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濮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夫常人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母爲伯叔不復有愛敬之心如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況我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其說又焉

可用哉問者曰或以子之說嫌於迎合當聞於人而不當聞於上也如之何臣荅曰璁於人未嘗不聞也聞之以說爲邪故不必聞也昔司馬光嘗謂朝廷闕政但於人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閑談以爲無益也故聞上也苟嫌於迎合也則必匡救其惡然後爲忠而將順其美者皆不得爲忠矣問者曰子之言備矣人以爲邪說也奈何臣荅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也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也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吾夫子大聖人猶所不免璁小子何能敢避此不韙之名也邪問者曰子以至寡之力而欲抗在朝之議恐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如之何臣荅曰臣子之事君也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自盡其心而已使璁之言是雖不用猶是也使璁之言非雖用之猶非也夫事固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也今士大夫之達於禮義者固已渙然而釋其疑有不待於後世者矣問者曰犯衆議也子於利害也不計也夫臣答曰璁不敢爲終身謀也夫禮小失則入于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璁懼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爲終身謀也上覽之留中。

十月辛巳勑禮部奉慈壽懿旨以本生父母稱帝后。○壬午聖母入見奉先殿奉慈殿。○乙酉兵部主事霍韜上大禮疏。

疏曰謹按禮官會議大禮謂我皇上宜以孝宗爲父武宗爲兄興獻爲叔別擇崇仁王爲興獻王後臣謂此議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謹按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爲所後者又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蓋無稱爲父母之說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若爲人後者宜謂所後者爲父母則經文宜直書曰所後父母豈不徑明易曉也乃惟曰所後者云爾已矣者之云何外之之辭也於爲人後宜謂本生父母曰伯叔父母則經文宜直書曰爲人後者謂其父母曰伯叔父母其服報豈不徑明易曉也乃必曰其父母云爾已矣其之云何內之之辭也漢儒不明其義謬爲邪說曰爲人後者爲

之子以誤後世果如其言則漢宣帝嘗爲昭帝後矣然昭帝叔祖也宣帝姪孫也則孫將謂祖爲父可乎唐宣宗嘗爲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則叔反謂姪爲父可乎吳之諸樊餘祭四兄弟以國相授蓋迭相爲後矣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甚矣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背理也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者此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所得私也宋儒之告英宗乃曰仁宗於宗室衆多之間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其意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則英宗宜舍本生父母以仁宗爲父也臣以聖賢之道觀焉昔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惟其以天下相授受爲恩德之厚遂舍已之父母謂他人爲父母是父母輕天下重也聖賢之心固如是乎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者此也孝宗賓天武宗嗣曆越十有六年于今矣孝宗在天之靈知有武宗之爲子也孝宗之心未嘗自謂無嗣也今之議者强欲皇上重爲孝宗之嗣何爲者哉議者謂皇上繼武宗之統以兄弟昭穆之同不得爲武宗之嗣猶宜爲孝宗之子也臣則曰陛下爲孝宗之子矣誰爲武宗之子乎孝宗且有兩嗣子矣武穀無嗣子可乎孝宗有嗣神有於享矣武宗無嗣

遂無所於享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視孝宗之無嗣獨忍視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矣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併越孝宗直繼憲祖乎皇上於孝宗也伯叔也猶子也於興獻也父子也天性也武宗無嗣無可柰何矣孝宗非無嗣者也今之議者乃欲皇上不考興獻而考孝宗是孝宗本有嗣矣復强繼其嗣武宗固已無嗣復絕其統興獻亦無嗣矣是茲舉也於孝宗興獻王不亦大有所損乎昔者皇上之在藩邸固以興獻爲父矣今之蒞登大宝也復以孝宗爲父是一身兩父也天之生物也一本曾謂一人可以兩父也乎興獻實天知有皇上之爲子也寧知今日皇上不得爲之子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者此也臣下之爲此議也豈其爲謀不臧不忠於所職乎非也其爲此議也其故有三一曰前代故事之拘也二曰不忘孝宗之德也三曰避迎合之嫌也夫爲後者爲之子之說雖背理之甚然由漢迄今千有餘年惑人深矣哀帝誤此不得父定陶王英宗誤此不得父濮王曹魏倡此以誤天下程頤司馬光呂誨諸賢守此以誤後世今日臣子敢謂已之賢智有過程頤者乎有過司馬光諸賢者乎與其獨出意見以招物議也孰與謹守故事之無罪乎故曰前代之拘者此也孝宗御極十有九年深仁厚澤在民深矣窮

谷小民言及孝宗猶惻然興思不能已也況今大臣皆孝宗之所簡任小臣亦荷孝宗之所甄陶感今思昔其忍忘乎孝宗之嗣武宗一人而止矣武宗無嗣孝宗一脉而止矣慈壽皇后中宮皇后孰形孑影將何以堪若舉朝臣子皆曰皇上宜以孝宗爲伯興獻爲父遂行尊封之典國毋之來中宮皇后何禮相見慈壽皇后接見國毋何禮相處萬一少有過差宮闈遂成嫌隙將置兩宮於何地當國大臣異日何顏見於九天之上故爲大臣者寧拂陛下之孝心不敢背孝宗之遺德寧誤陛下以非禮不敢失兩宮之歡心其設心若是而已矣其忠於孝宗者如此其忍不忠於陛下乎故曰不敢背孝宗之遺德者此也韓琦相業宋世罕儔歐陽文章一代宗主議及濮王典禮舉世非之甚至目爲迎合指爲奸邪加之鈇鉞韓歐之在當時苟見不定雖刃未及身宜亦毛寒骨悚矣今日臣子誰敢倡父興獻王之說以取獻諂迎合之罪自置其身於不韙之地乎夫避嫌之事賢者不爲奈何今之士夫皆執守謙冲也故曰避迎合之嫌者此也然臣伏見陛下嘗考孝宗矣又伏見慈壽懿旨尊興獻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竊謂斯禮也天地之大經生人之大倫不可以毫髮差忒者也如或未嘗斟酌更之乃所以爲善也昔大舜已未善無所係吝舍已從人人有善不待勉强而取諸已舜之爲相固如此也其

爲天子亦如此也陛下天縱聖德固不吝改過矣在朝大臣尤不吝改過者也然則如之何乃得其當乎臣竊謂孝宗之視皇上姪也皇上强稱之曰考竊恐在天之靈所不安也興獻之視皇上子也皇上改稱之曰叔竊恐在天之靈亦所不安也孝宗之嗣未嘗絕也强繼其嗣竊恐在天之靈尤所不安也古者帝王之相繼也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之稱也夫惟繼其統也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絕武宗之統亦不絕矣若惟繼其嗣也則孝宗無乃有兩嗣武宗遂終無嗣亦遂無統乎甚不可也然則如之何乃得其當乎臣竊謂皇上於興獻得正父子之名不絕天性之恩於國毋之迎得正天子之毋之禮復於慈壽皇后中宮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無少間隙貽譏後世則於尊崇典禮錯綜斟酌直運諸掌而已矣緣大禮所在臣未敢擅議惟陛下博訪天下儒學之士俾各以所見各具疏進其言雖非不罪言之雖是不賞杜迎合獻諂之嫌則臣子自不相拘忌各盡其說陛下采納之廣自有大中之道矣

十一月起用大學士費宏至閣○給事中熊浹上大禮疏疏曰皇上纘承揆之倫序乃以弟繼兄非以子繼父也比之宋英宗爲仁宗子者不侔矣夫禮者因人情者也皇上貴爲天子聖父聖毋乃以諸王禮處之於情安乎且藩邸舊臣昔爲長史審理者今進爲大學士少卿矣

昔爲承奉儀衛司官者今進爲太監錦衣衛官矣顧聖父聖母乃獨不得尊崇乎臣愚以爲必當稱帝后而與獻別廟則大統之義所生之恩兼盡矣時費宏初至閣以熊浹鄉人懼廷和疑已乃自誓附議廷和悅

十二月除進士張璁南京刑部主事○起致仕都御史林俊爲刑部尚書

時廷和心不自安乃寓書於致仕都御史林俊與決之俊遂上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情衷過厚大禮未協過於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亦有不能已之情子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若爲人後則服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期焉不二斬也至于所得封贈盡隆所後而不及所生豈恝然忘情哉制於禮也其所生之情無過候問供億之勤與伯叔父母異爾故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之主何忍襲爲之臣等亦何忍陛下襲爲之愛子莫如父母聖母亦何忍致陛下襲爲之間必有不知禮之臣逢迎其間曾不知廷臣皆謂不可正禮也一二臣之謂可私情也奏入廷和

六喜

庚寅御批加興獻帝后尊號皇字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皇上御批於興獻帝興獻后尊號上各加皇字仰惟聖孝固不能自已者然於此

有禮焉雖君上有不得自專臣下敢輕變乎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追尊今日興獻帝后之加較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混而無別揆之天理則不合驗之人心則不安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今皇帝婚禮已命行其興獻帝宜加與皇號毋興獻皇太后朕不敢辭已亥楊廷和蔣冕毛紀各上言興獻帝后稱號尊榮至矣今必欲加皇字則本生之私恩既重所後之大義莫伸俱求罷上曰卿等先朝舊臣翊戴朕躬所言典禮朕自裁處禮部尚書毛澄侍郎賈詠汪俊郎中余才等奏曰本生之親既尊爲帝后而又欲於帝后之上有加則於正統之親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而布之天下也內閣大臣盡忠竭誠直言規諫乞降俞旨上曰還遵懿旨諭及稱興獻皇帝興獻皇太后

南京大理寺評事林希元應詔上言新政八要

上登極詔天下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林希元因上奏曰臣聞冬寒之極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大治天下事壞於權奸之手至正德十

五年極矣陛下以親藩入承大統一舉而更之使十七年天翻地覆之世道一旦轉而爲乾清坤寧之治此湯武以後所未見而年方出幼德已夙成則湯武之所未有也今中外臣民萬口一詞謂陛下天生聖人此非面諛又謂陛下血氣方升形神未固不宜過勞恐有所損又謂聖躬宜加慎重飲食起居皆不可苟恐姦人有所不利葢其愛之也深故其慮之也至爾臣甫登仕路幸際明時愛君徒有心致君愧無術茲因進香來京覩清光讀明詔不容自默然陛下以言責諸人固將取其有益身心天下也臣有所見而不言或言有所畏避而不敢盡非臣所以忠於陛下也臣之言類多觸犯忌諱然臣但知忠於陛下得與失非所計也陛下亮臣之心而稍加採擇即進退處衡不無所恨臣觀自古人君莫不下詔以求言人臣亦莫不進言以忠君然求言者每不能用進言者多不見售良由君以求諫爲美名而不務其實臣多過深以求君而不量其勢如漢文帝天資近道至於禮樂則謙讓未遑漢武帝嘉唐虞樂商周不免多欲之累皆好名無實者賈誼董仲舒不量其勢而深求之其不售也固宜臣之才不及賈董陛下之聖遠過二帝臣所以敢越分而深求者誠量陛下務實而非好名必能用臣之言不若漢二帝之於賈董二生也所有敷陳爲君道急務者六曰務正學以隆治道曰親正

人以資輔導曰用舊臣以輔新政曰清言路以定國是曰急交修以圖實效曰持久大以終盛美爲朝廷大政者二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曰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條列于左總名新政八要所謂務正學以隆治道者蓋天下之治本於道道本於學二帝三王之治本於學故其治不可及漢唐宋之治不本於學故其治不古若漢武帝表章六經唐太宗游心翰墨宋太祖手不釋卷不可謂不學但不可謂帝王之學精一執中之傳建中建極之旨此二帝三王之學所以致時雍風動之本也彼有是乎陛下萬幾之暇不離經籍中外皆知陛下留心於學但未知所學者何事二帝三王之學何嘗遠於人哉只在日用所常行者爾求之六經子史以寓目於公私邪正得失興亡之鑑求之儒臣講論士民獻納以究極夫是非得失之歸求之平旦之氣以驗好惡與人相近之實求之一日二日之萬機以籌度撫世酬物之宜求之中夜以思以計一日之間云爲得失之多寡所求不同其要歸於精之一之以求此中此極而已陛下又當優游以體之毋用神太勞懼其疲敝而難久也灑落以開之毋拘束太嚴懼其困苦而難堪也敬慎以本之毋用意太易懼其粗疎而難入也操之必有要進之必以序積之欲其久養之欲其深必使靜與天俱動與天游則帝王之道在我而吾之治可接武堯舜並駕商周回

視漢唐宋之粗治小康俱不足言矣然臣觀後世人主莫不知學爲美事人臣亦莫不以學勸其君而自學有緝熙于光明以後未有學問見稱如成王者何哉一則天資不美一則立志不堅故心雖知好之而力不足以副之也陛下有冠古絕倫之資雖成王有所不及但未知聖志之堅否何如爾有陛下之天資而又堅其志由是勉勉循循而致堯舜禹湯也不難苟其志不堅臣恐優游歲月皓首無成徒負千古難得之英資眞可惜也所謂親正人以資輔導者昔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終之曰爾惟慎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益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善小人養之以惡則惡臣願陛下細觀冏命之篇凡在外大小之臣咸擇其忠良者置之左右在內侍御僕從之臣非循謹者更之素稱循謹者亦深察而預防之果有如臣所慮即便斥去必皆端謹循良之士朝夕與居則內外交脩薰陶涵養其致聖心於堯舜不難也所謂用舊臣以輔新政者臣惟有堯舜之君必得皐陶稷契之臣以輔之有其君而無其臣固不足以致盛治有其臣而不得所以用之亦不足以致盛治今大姦雖去其根未除宿弊雖革新絃未張陛下當此之際空

不遑寢食以求賢人遣使星馳四出聘諸元老仍令有司催促即時上道務使衆賢畢集于朝共執天下之大機然後可以撥亂世而反之正顧陛下之於諸臣但遇缺則補豈不以此間有人彼來無處乎不知今日用人如醫用藥只求對病不拘常用苟有對病之藥則必去常用之藥而決意用之不決意用對病之藥而牽拘於常用其病終不可已昔我孝宗皇帝初年三聘尚書王恕于家虛吏部之缺以待之眞可謂能用人者也惟陛下取法孝宗決意以用對病之藥隆之以異禮處之以重任使皐陶稷契之臣悉布有位則吾君子之勢屹然如山之重天下之大機在吾操持把握之中於以撥亂而反之正特易易爾所謂清言路以定國是者臣惟陛下即位首開言路謂給事中御史言路之官朝廷闕失軍民利病使之直言文武官員貪暴奸邪使之彈劾陛下又言無不聽一朝諫臣發憤感激以効忠赤此萬世一時也而臣獨不能無議者則以今之言官既不能盡職於前必不能盡職於後欲陛下通行沙汰使言路一清庶可以裨今日維新之治何者今之給事中御史即前日之諫官也今所彈劾錢寧江彬張銳張忠輩即前日之權姦也方其播弄威福勢不爲不橫前後幾二十年時不爲不久天下幾爲敗壞禍不爲不深未見有揚一聲者今始歷數其罪攫猛虎於負嵎之秋衆皆奇之

搏縛虎於圈圍之內三尺童子皆知笑其無勇今日之言既不爲功前日之不言豈得無罪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居位之人不能言舉朝之人不居其位憤激而言之至其得禍坐視而不救亦何顏稱厥官居厥位哉且王守仁親夷大難厥功不細張永張忠平空掩而取之又妄獲平民以邀功于時紀功科道埋身藏舌不見其影今甄別功過以明公論不遇今日臣知功過終不甄別公論終不明也當言者不言不當言者則言鴟鴞不搏而搏鳳凰豺狼不問而問犬豕毀譽任情是非失眞無兄者至有盜嫂之謗未娶者或被撾婦翁之惡使清議化爲濁議言路轉爲寃門抑又可恨今者陛下廣開言路臣謂此輩先宜自劾前日之不職待旨意慰諭再三然後退與同官議論斟酌首發群姦未盡之惡次列利害所當興革者連名條具以進少答聖天子求言之美意遂決求退以其位讓能者而不敢久妨賢路以自責罰如此猶可見其有是非羞惡之心庶可解天下後世之議不務出此反欲乘時要譽取功詔書一出嘵嘵爭先不顧前後不量緩急不問已行未行各逞已見紛紛重復由前不言不爲忠由後之言不爲勇不明進退之義不爲智自陛下即位以來臣見諸人論列類多無關大體又且自相矛盾臧否人物往往不得其實洗垢索瘢者有

之以愛憎爲毀譽者不無議論愈多愈覺煩瀆他人見之已厭觀使人主將何折衷而取信乎如以其所薦遺棄諸臣爲賢則諸臣德業聞望舉天下能言之不待彼也臣思彼時言路之官特立者以忠告去位有識者知不可爲亦先引去今所存者皆苟且富貴之人也陛下堯舜之君將興至治言路之官宜得如虞廷納言者充之今雖不追罪其前日不言顧諸人才具誠不足以當陛下之用今外議紛紛咸謂聖天子御極內自禁近外徹京堂俱從一新惟是言官未見清理但未有爲陛下言者今考察在邇臣願陛下勑吏部都察院將見在給事中御史通行查考凡在先朝不能盡職者俱照內外官才力不及事例隨其輕重分爲等第量爲去留更求能者以充其位仍將臣黜以謝言官則言路清國是定可以弼聖聰而享治道矣所謂急交修以圖實効者臣惟天下之治常壞于名勝而實不足蓋天下無治之名則以天下爲未治汲汲於自修尚有望治之日惟名勝而實不足則玩愒歲月坐失事機天下卒無望治之日矣臣觀今日之事有似于名勝而實不足何者聖上中興一新化理嘗進君子矣而名望才德之士未盡布有位嘗退小人矣而奸雄欺負之徒未盡空其黨曰去宿弊而積年之弊未盡消曰行新政而維新之政未盡舉曰出內帑以充國儲而國計未盡充曰寬租稅以蘇民

因而民力猶未裕此特其大者今將以爲亂也則不亂以爲治耶則未治然則今日亦徒有治之名而未有其實耳今中外臣民動色相賀咸謂太平之業在是而臣獨有憂者蓋恐曰治不治而亂或生其間也何者正邪相勝之機間不容髮天下之治不進則退而已故今日之事在上下交相儆戒以修職業交修之實在于勇往直前怠緩者害之也在于果斷剛決狐疑者誤之也臣觀今日有似于怠緩而欠勇往狐疑而欠果決故舉事遷延正猶割藤不斷天下有轉亂爲治之機而未見轉亂爲治之效此臣所以日夜憂危恐不足以致治而反生亂也惟陛下督率臣下交修職業凡所以進退人才與詔旨所更革群臣建議舉行者猛勇果決期在必行毋入于讒言毋惑于浮論毋優游而不斷毋怠惰而因循務求目前可計之功而不徒爲紙上之空言則正邪治亂之機判天下之亂一轉而爲治矣所謂持久大以終盛美者昔唐太宗身致太平美矣貞觀之治漸不克終此立心之弗久也漢文帝始終恭儉賢矣然溺于黃老而不進于堯舜三代之道此立心之弗大也今陛下有更化善治之美或立心之弗久則前功盡棄人將惜之如唐太宗或立心之弗大則小康自足人將惜之如漢文帝聖心弗久臣雖未覩未免爲陛下憂之聖心弗大臣頗窺見一二請敢爲陛下勸之自古有志之君必

以堯舜三代自期待決不作漢唐事業必以祖宗爲法決不行後世因循之政我太祖高皇帝酌百王而立法真可謂齊德堯舜匹休三王者也後世不無漸失其舊全賴中興之君整頓修復之今臣見明詔所更革者只是正德以後之事以前初未之及至于言者請革東廠諸事陛下又委之舊規謂之更化之初事須有漸可也若止于是則我太祖之法終無可復之日殆非陛下所以自期于遠大也且我太宗皇帝亦創業垂統之君豈有開亂政之端于後世臣恐左右懼失權者假此以欺陛下若果是舊規則祖宗之法固有萬世所當遵者亦有不可盡循者今于所當遵者有既失遂不肯復至于

不可盡循者乃欲守之而不變是豈善守祖宗之法者哉且當其設此之時未必知後世之爲害至是後世知其爲害則當速改之今一切委之舊規明知其爲害而不改是豈祖宗意哉大抵近時舊規之說多是誤人使人主不法三代者未必不緣此亦猶紹聖小人以紹述而誤哲宗不可盡聽也臣願陛下乾乾不息恒久此心勿以承平自肆勿以晚節或移又推而大之必爲堯舜必法祖宗勿盡泥舊規以妨大事凡自宣德正統以來隨時更置間有不利於國不便於民者俱照更革正德年間事例盡與除去以復我太祖之舊則陛下之治將與堯舜匹休與三代比隆今日之盛德美業爲能有以

終之不至使人惜之如漢文帝唐太宗矣所謂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者臣惟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日親萬機自決章奏至我太宗文皇帝爲萬世慮始命儒臣入閣參預機務今司禮監得預機務非我祖宗之制也昔晉矦以趙衰守原謀之寺人勃鞮唐柳宗元深議其非漢元帝以弘恭石顯主中書其臣蕭望之亦論其失今以機務之重委之奄寺之官後世以爲何如臣聞其端乃起于學士楊士奇以憂去位謀欲奪情恐權歸同列以所掌絲綸簿寄司禮監一去遂不可復反自後人主不自決章奏則事由本監內閣僉書承命而已人主自決章奏雖與大臣謀議本監亦得預聞以絲綸簿在其手故也夫內臣一預機務則天下事皆其掌握專權僭竊靡所不至由是王振曹吉祥劉瑾因之相繼謀逆縉紳被禍生靈荼毒京城流血宗社幾覆寧不可恨可怒可畏而可戒哉故宦者之禍起于典機務宦者典機務起于變亂舊章欲息其禍在息其機務欲息其機務在復祖宗之舊而已臣觀自古宦官禍人國者其始皆由人主輕變祖宗成法假之以權其後乃至自欲收之而不可得世亦未嘗不知之往往相尋于覆轍臣不知何說也漢亡於宦官唐可鑑矣而乃蹈其轍漢唐亡於宦官我朝可鑑矣至三履其危夫漢唐亡於宦官一失遂不可復悔我朝危於宦官則屢免屢犯而不悔是猶

人食烏喙幸其毒解謂不殺人而玩食之也臣恐有時爲之悞耳今陛下誅斥宦官空其黨類我朝一百五十年宦官之氣始一沮一百五十年神人之憤始一伸但未知陛下曾有志息其機務否也若不息其機務則禍根猶存陛下雖能制之于今必不能制之于後譬猶穢草惡木雖剪其枝葉然深根在地當其時至能禦其發生乎惟陛下真知燭見猛勇果決拔去其根反絲綸于內閣息其機務以收其權則宦官之禍無自而發矣昔我孝宗皇帝晚年深悟累朝假借宦者之失嘗與大臣劉健等謀議欲盡革之厥志未諧遂有後日之禍天下至今惜之有今日之事機而不乘此以拔禍根臣恐後日之禍復將如前又使後人追惜於今也所謂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者臣惟我朝彊理天下分土于郡縣衛所而統之以三司歲有巡按以臨之重地又兼設大臣以鎮之小大相維亦足以爲治矣後來始有內臣鎮守之事夫寺人之職官庭是司疆場守禦非其所務以疆場之重委之官庭執役之官豈我太祖太宗之法哉昔漢季以宦者封侯唐季以宦者監軍皆因事間見初非常設且爲後世所譏我朝以宦者鎮守則與文武官並置因襲爲常又漢唐所無者不知後世以爲何如且內臣出鎮豈真欲藩衛保障以忠于社稷哉不過欲魚肉吾民耳臣聞一人求鎮必重賂于朝廷之權幸然後得

東塗西抹至以萬計隨地豐約以爲多寡如廣東必須十五萬銀浙江則十萬臣福建亦不下八九萬此臣所知也就鎮之後金幣宝玩之類隨地產以供歲例者復無紀極至所以自飽其溪壑者又不知凡幾此何從得之皆尅剥諸民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縱鷹犬魚肉吾民伐邦本以自傷臣知陛下不忍爲也今雖使有司爲之約束彼未必便歛手以受約束雖禁其不得奏帶多人其禁終有時而弛與其慮爲害而禁之而卒不可禁孰若去之使不得爲害而不用吾慮哉臣伏讀詔書見自正德以來額外添設各處守備非我列聖之舊者悉皆取回臣敢因此以廣聖意請自宣德以來法外所設各處鎮守非我祖宗之舊者皆可取回信如是則生民之患十去八九陛下邦本永固于磐石矣此亦我孝宗皇帝末年之志而未遂者陛下行之是亦繼志述事之大也臣於陛下不勝願望